



三島屋怪談 鬼說人間話

2010-09-25 記者 劉芮菁 文

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千年前的曹操以一首《短歌行》感嘆生命無常，人生短暫。而即使是在許多詩詞曲賦中象徵永恆的自然山川，「滄海桑田」、「物換星移」等成語也說明了他們逃不過時間的掌控。然而，在變幻莫測的世間，仍有一項東西是亙古不變的，它歷經千年而不衰，如酒般愈陳愈香，幽幽地來到現代並進駐人類社會，這就是情感，是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，交織出社會人情的千百種面貌。情感，正是《怪談》一書的刻劃對象。



鬼魅，為人所懼怕，但鬼魅也來自於情感的凝聚，《怪談》說鬼，談的是人情。（翻拍／劉芮菁）

《怪談》一書的時空場景設定在江戶時代，提袋小販伊兵衛白手起家，與妻子阿民成功開立提袋店「三島屋」，以風雅的設計在江戶城聲名遠播。一天，伊兵衛姪女阿近以「學習禮儀」的名義來到三島屋，這位十七歲少女正值花樣年華，卻沒有該年紀的青春氣息，反將自己視為三島屋的女傭並辛勤工作。阿近的老家經營旅館，身為老闆千金，卻在論及婚嫁時遭逢巨變，成為她難以啟齒的苦痛，更是她遠離家鄉的關鍵。一日，阿近代替遠出的伊兵衛夫婦招待棋友時，客人看見庭院中的彼岸花，當下臉色慘白、幾近昏厥，他表示在花叢中看見故人的臉，並向阿近娓娓道來自己的過去。伊兵衛得知此事後，竟要阿近模仿日本古代傳說，開始蒐集「百物語」——一百則鬼故事。於是各方客人陸續上門，一則則神秘故事嫣然展開。靈異故事與阿近的對話，成了本書的描寫對象。

國民作家宮部美幸 怪譚改變以往視角

本書由數則奇異故事組成短篇，最後又匯合成一大結局，這是作者宮部美幸創作時代小說的常用手法，也是與其他作家相異之處。宮部美幸出於東京的平民家庭，高中畢業後曾到法律事務所上班，這樣的經歷賦予她觀察社會百態的機會，在最平凡的生活發掘最貼近人情的材料，其作品沒有英雄主義的驚人舉、沒有達官貴人的顯赫高貴，宮部美幸不賦予書中角色拯救世界、解決難題的重責大任，只令其單純而踏實地面對生活、面對自己，種種在生活中隱微不顯人情與社會現象得以躍然紙上，成就其作品的深度與廣度，而宮部美幸的大量創作，也成就她「國民作家」的稱號。

然而，這樣的特質在近期中有了轉變，從《糊塗蟲》、《終日》開始，到《孤宿之人》以及本書《怪談》，平民化的低視角開始往上提升，逐漸出現以武士或富商階級的觀看視角，其實宮部美幸的作品不乏高社會地位的角色，如《無名毒》主角即為著名財團董事長之女婿，但內容卻將主角縮小到平凡的日常生活，賦予他普通上班族的形象。然而在《怪談》中，具一定社會地位的角色開始運用其金錢與權力達成目的，如伊兵衛蒐集百物語乃藉其三島屋的人脈與勢力，才能將「蒐集百物語」一舉廣為流傳。而阿近作為旅館老闆的掌上明珠，又是三島屋老闆的疼愛姪女，她確實面臨生命際遇的巨變，所受的折磨深刻真實，但與其他作品相較，其格局卻遠不如終日孜孜矻矻卻不得溫飽的貧民百姓，也沒有《最初物語》中，以捕吏為業的主角茂七，看透社會百態的蒼涼。同時，《怪談》也不見過去作品中，屬於江戶婦女的堅強與踏實。

驚悚物語 溢無限想像

以劇情言之，《怪談》一書中口述的神秘故事結構嚴謹，在轉折的處理上能出人意料又完全合理，如凶宅中，主講者阿貴描述年幼時，父親辰二郎接受一百兩的高價，帶著全家住進古怪的大宅邸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最後——「...什麼事也沒發生。是啊，什麼事也沒有。」阿貴說完了這個平靜無波的故事，令阿近對這般玩笑感到有些不悅。此時，一名男子突然闖入，阿貴頓時昏厥，這名男子向阿近表示該宅邸會吸取靈魂的事實，也道出祖父清六，同時也是辰二郎的師父，從宅邸中救出阿貴、燒毀宅邸並葬身火場的悲劇，然而宅邸仍然存在，存在於阿貴的內心，為吸取靈魂而找上阿近，原本平靜無波的故事在結局後頓時掀起巨浪，說故事的阿貴其實不知道自己失去靈魂，更不知道家人為宅邸吞噬，毀滅性的悲劇才是結局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然而，《怪談》在劇情主軸的處理上卻有不夠明確之處，劇情的銜接也稍嫌突兀，如伊兵衛對阿近「蒐集百物語」的指令是本書關鍵，因為「百物語」，讀者才能藉著阿近，聆聽一則則驚悚、詭譎又帶點憂傷的不思議故事，也藉著「百物語」的客人，才進而引出阿近最痛徹心扉的往事，點出人心的矛盾與掙扎。然而，伊兵衛蒐集「百物語」的目的何在？是有錢人家的嗜好消遣？還是為阿近療傷的方式？講述百物語的客人們，為何願意向阿近吐露一則則秘密？一連串的疑問或許是本書劇情結構的缺漏，也或許，是宮部預留給讀者自由發想的空間。

書驚悚鬼魅 談溫暖人情

即使本書在劇情鋪設、整體格局上相較於其他作品稍嫌不足，但宮部美幸對刻畫情感的功力仍可見之，如最初阿近和伊兵衛的棋友相遇時，以真誠面對棋友對彼岸花的恐懼，對話中流露出棋友對過去不幸的懊悔、掙扎與困惑，也展現阿近對自身際遇、對棋友際遇，以及對世間人情的關懷與同情。又如清六拚命救出僅剩軀殼的阿貴，甚至不惜犧牲性命和大宅邸同歸於盡，足見清六對徒弟辰二郎一家的關懷。在劇情邁入尾聲時，阿近已從數則「百物語」中了解自己真正害怕的事物，為了重新面對自己的過去，同時也是解放自己，她毅然進入存於阿貴體內的宅邸，除能看見阿近蛻變後的堅強外，也能感受其溫柔敦厚的內在。

溫厚的情感，是平凡的阿近最特別之處，也是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事物。因為有「情」，人們能感受各種歡笑與傷悲，也能帶給他人關懷與憐憫，為機械化的現代社會提供潤滑劑，更能在冰冷的鬼魅傳說中注入一絲溫暖。情感，同時也成為騷人墨客的歌詠對象，更是提升了《怪談》一書的文學成就。



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

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成，場場都獨特、場場都難忘。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


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威，他下棋的心路歷程，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境的看法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